

WEN YI LI LUN XIAO CONG SHU

文学的语言

王熙梅
潘庆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学的语言

王熙梅 潘庆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学的语言

王熙梅 潘庆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3.625 字数 58,000

1990年3月北京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900册

ISBN 7-5039-0550-6/I·301

定价: 1.50元

一、引 言

这是本讨论文学语言的小书，开宗明义，自然免不了得先说说什么是文学语言，这也许会使人厌，不过，为了明确讨论的范围又不得不如此。什么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这个词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是指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的一切书面语言，狭义的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这与“文学”一词颇类似，在我国先秦时期，一切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后来逐渐演变成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文学语言”一词分化为广狭两种含义，恐怕与“文学”的含义演变是有关系的。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广义的“文学语言”不再称为文学语言了，正如现在所说的文学不是广义的“文学”，而是狭义的文学一样。所以，文学语言就是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的语言，或者称为文学的语言。这是从应用范围来界定的，这样界定还没有揭示文学语言的内涵，没有说明文学语言之所以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因。文学作品样式繁多，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它们的语言又各放异彩，而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是什么呢？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文学形象与文学语言	9
三、文学语言的结构分析	30
四、文学语言的美学特点和价值	71
后记	110

原
书
缺
页

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因此，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一种手段。凡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都是文学语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语言是一种传递信息、唤起审美感受的艺术符号。科技语言，政论语言，应用语言等也是信息符号，但表达的不是艺术信息，也唤不起艺术美感，所以它们不是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语言系统，也是传递艺术信息的符号系统。这就要求从整体上掌握文学语言，不把文学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察，既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本质，也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基本特点。就拿文学语言的特点来说，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是“形象化”。诚然，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经常读到一些形象性的语言，但形象性语言不光是文学作品里，别的作品里也有，如

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这简直会使人误认为是那部文学作品里的语言，可

它却是出自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有的认为是“准确、鲜明、生动”。其实，不仅文学作品的语言需要准确、鲜明、生动，其他作品的语言也需要这样。一篇学术论文，一篇调查报告，如果语言含糊、平淡、枯燥、干瘪，怎么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使人爱读呢？

也有的认为是富有“感情色彩”。确实，文学作品的语言富有感情色彩，不然就不能感染人，但别的作品里也不乏富有感情的语言。且看这一段文字：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感情色彩够浓的了，这不是出自文学作品，而是引自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还有的认为是“含蓄”。的确，有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含蓄的，但不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也有含蓄的，而且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以含蓄为

贵。贺裳在《词筌》中说：“小词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是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韦庄的词，直抒胸臆，淋漓尽致，毫不含蓄，也不失为佳作。

可见，这些关于文学语言特点的种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也概括了一些现象，但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廓清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之间的界限，究其原因还是没有从整体上探讨文学语言。即使那种最常见的似乎被公认的说法，认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准确、鲜明、生动、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看上去比上述几种说法似乎全面，也不过是简单相加而已。把许多现象拼凑在一起，并不能保证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特征；把各个局部、因素、细节相加，也不是全面。

不树立文学语言是个完整系统的观念，甚至会导致否定文学语言。有一种主张认为文学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为什么？因为文学作品里有应用语言，有政论语言，也有科技语言等。假如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对文学语言的讨论就成为多余的了。任何见解，往往都不是凭空而生的，总是有某些依据的。确实，文学作品里有各种语言，“应用的”，“政论的”，“科技的”，甚至比这些还要多。文学是“人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类生活有多么丰富，文学作品里就有多么丰富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语言已进入人们日

常生活领域，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用了不少科技语言，如：

①命 $Px(1, 2)$ 为适合下列

条件的素数 P 的个数：

$$X - P = P_1 \text{ 或 } X - P = P_2 P_3$$

其中 P_1, P_2, P_3 都是素数。(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 X 表——充分大的偶数。

$$\text{命 } Cn = \prod \frac{p-1}{p-2} \prod \left(1 - \frac{1}{(p-1)^2}\right)$$

$$Plx \quad P > 2$$

$$P > 2$$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 n 及充分大的 X ，用 $Xh(1, 2)$ 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的个数：

$P \leq X, P + h = P_1$, 或 $h + P = P_2 P_3$, 其中 P_1, P_2, P_3 都是素数。

这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科技语言了。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而不是科学教程。徐迟为什么要摘录这么一大段数学论证呢？有趣的是，还特别说明“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足见，“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于使人们理解、掌握这个数学论证。综观全文，显然可见这是为了渲染气氛，创造

语言环境，借以烘托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段数学论证又很难说是科技语言，因为其目的和作用并不是旨在讲授数学知识。倘若是为了讲授数学知识，“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举个例子，《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只见上面写着：“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鲤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各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杏脯各二口袋……

这是应用语言了，作者为什么要报“流水帐”呢？是为了达到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段文字也难说是应用语言。科技语言，应用语言，政论语言，进入文学作品就成了文学语言的有机组成，就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和意义，就不复是科技语言、应用语言、政论语言了。因此，不能认为文学作品里有各种语言因素就否定文学语言的存在，就不承认文学语言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倘若这种逻辑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文学语言不是独立存立的实体，其他语言也同样不能成

为独立的实体。政论著作里没有“科技语言”？应用文章里没有“政论语言”？科技论文里没有“应用语言”？语体学（stylistics）把语体分为文学语言，科技语言，政论语言，应用语言，是从语言的功能来分类的。一类语言为了适应其目的和功能，必然形成一个与之相应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尽管是由各类语言成份组合而成，但各种成份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的角度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发挥共同的功能。文学语言里有科技语言、政论语言、应用语言等成份，但这些成份已化合在文学语言系统之中，成为塑造艺术形象、传递艺术信息的手段和符号。因此，考察文学语言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总体的基本的观念：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表达艺术信息的艺术符号，它是一个完整的言语表达系统。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深入到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才不致于流于表面性和片面性。这也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学语言。各类艺术，如表演艺术，综合艺术，造型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由于它们各自的媒介不同，所以也各有自己的美学特点。不研究各类艺术的不同媒介，就不能具体地揭示各类艺术所独有的美学特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无疑应当而且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

来研究它，不能由于一度在这方面有些理论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就怀疑、甚至否定这条研究道路。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研究文学语言，就不能深入理解文学的美学特点。因为，作家靠文学语言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读者直接接受的也是文学语言，文学的美学特点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体现。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学语言，这一点，看来并不新鲜，可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想通过讨论文学语言的本质和特点，能有助于了解文学的美学特点。所以，我们在讨论文学语言的过程中，努力注意和文学、美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康德曾经感叹：“有两种东西，我思索的次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就越使我经受惊异和严肃的感情——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脑中的语言。”语言是复杂的、文学语言就更加复杂了，面对着这个令人敬畏而又富有魅力的对象，我们胸中充满了胆怯与追求。追求，驱使我们去探索，至于结果……结果怎样，实在没有把握，殷切期待着批评指正。

二、文学形象与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物质手段，要说明它的特点，就不能不和文学形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考察。

对文学形象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也有可以被大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点，这就是：文学形象是作家根据现实生活，经过艺术概括，以语言文字表现的具体可感、鲜明生动的生活图画。这种概括和表达虽然还不能尽合人意，但总算有了深入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了。

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和层次来说，它是可感性与理性、感情与思想和谐完美的统一体。可感性、理性、感情、思想之间的互相关系组成了文学形象的多侧面和多层次。就层次而言，可感性是文学形象的最外层，而思想则是蕴藏在文学形象的最深层；就侧面而言，可感性、理性、感情和思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文学形象的丰富多彩的意蕴和价值。《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母亲》、《悲惨世界》、《人间喜剧》……象这样的人物众

多、内容丰富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固然如此，即使一首小诗又何况不是这样呢？大家熟悉的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吟诵这首诗，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皎洁明月高挂夜空，触景生情的思乡游子。这幅图画，如同微雕艺术，只有四句共二十字，而蕴含量却极丰富。诗人巧妙地把感性、理性、情感、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鲜明生动、耐人寻味的文学形象。这是一首抒情诗，正如题目所点明的那样，但决不象眼下流行的一种说法——“文学就是情学”，它情中有理，情里含意，只要精心推敲一下诗里“疑”和“思”两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了。“疑”字既表达了怀疑、朦胧的心绪，又表示了理性的判断，倘若没有理性的断定，“疑”字就毫无意义，因为“疑是地上霜”，分明知道不是霜。“思”字点明了诗旨，其中有情，也有意，情意相融，以怀念故乡的思想统帅全篇。可见，被有些人鼓吹的非理性主义是那么不符合文学创造的实际呵！李白这首小诗，能成为千古以来家喻户晓、老幼能诵的名篇，不仅由于文句自然、流畅、通俗，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把感性、理性、情感、思想交织在一起，唱出了人们心

头共有的怀念亲人、思念故乡的思想。写景诗，也是感情与理性、情感与思想交错织成的文学绣绵。东方虬《春雪》云：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

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

好一派春雪与梅花浑然一色的美景呵！赞叹之余，应该作些艺术分析。诗里，景中含情，春雪和梅花融为一体，洋溢着迎春的喜悦；情里蕴理，“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洁白的梅花和晶莹的春雪，园里的各种树木，都覆盖上一层雪，和梅花不易分清，这种难分难辨的情状，表现了迷惑的情丝，又表达了清醒的理智，仿佛分辨不出正说明能辨别出来，理性并没有变成“迷途的羔羊”。当然，这是就文学形象的总体而言的，至于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如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抒情性的文学作品，理趣性的文学作品，戏剧性的文学作品，可感性、理性、情感、思想究竟是怎样具体统一的，则呈现出纷繁的情况，如理趣性的文学，虽然也有情意，却以理趣的为主。杨巨源的《城东早春》：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历来人们都把这首诗看作写景诗，大概是受了标题的左右，其实，这是一首绝妙的哲理诗。前两句，写诗人要捕捉到清景，就应走在一般人的前头，趁新春初来之际出门去领略早春风光。后两句，逻辑地又把哲理推进一层：倘若待到繁花似锦季节再出门，那时到处都是看花人了，这样怎么能先得于别人呢？这首诗抒发的哲理，对作家进行创作有启迪，对从事科学研究有教益，对做一切工作都有启发。有人反对轻意给文学作品冠上“富有哲理”的评语，这种郑重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理由却值得研讨。据说，这样容易与哲学混同起来，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教科书。这诘难是不容易成立的。“哲学”一词的含义，一是爱智慧的意思，源出希腊文 *philosophia*，二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两含义有联系，但毕竟有质的区别，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的哲学，是一门科学，而作为爱智慧的哲学，是一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情趣。因此，把作为爱智慧意义上的哲学和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混为一谈，就混淆了概念。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教科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排斥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哲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思想，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就表现了托尔斯泰主义，莎士比亚的